

社科文献论丛第8辑 / 曹剑南主编

遨游 言语之海

——言语理解论纲

AO YOU YAN YU ZHI HAI

胡佑章◎著

线装书局

社科文献论丛第8辑/曹剑南主编

遨游言语之海

——言语理解论纲

胡佑章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遨游言语之海: 言语理解论纲 / 胡佑章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8. 9

(社科文献论丛第 8 辑/曹剑南主编)

ISBN 978-7-80106-839-2

I. 遨… II. 胡… III. 语言—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6648 号

遨游言语之海: 言语理解论纲

著者: 胡佑章

责任编辑: 杜语 孙嘉镇

排版设计: 秋水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定 价: 260.00 元(全 10 册)

目 录

第一章 驾驭理解之舟 遨游言语之海	
——言语理解研究论略	1
第一节 对象及其范围	1
第二节 理论基础和目标	5
第三节 方法与方法论	6
第四节 意义与价值	9
第二章 言语理解的性质	17
第一节 理解的理解	17
第二节 言语理解的性质	21
第三节 言语理解的特点	40
第三章 言语理解的层次	49
第一节 言语理解的差异	49
第二节 言语理解的层次	62
第三节 言语理解的类型	79
第四章 言语理解的因素	92
第一节 语言因素	92
第二节 非语言因素	130
第五章 言语理解的原则	144
第一节 历史性原则	144
第二节 彻底性原则	148
第三节 充分性原则	153

第四节	发展性原则	157
第六章	言语理解策略	160
第一节	言语理解过程	160
第二节	句子理解策略	162
第三节	超句理解策略	168
第七章	口头言语的意图领会	184
第一节	口语交际的特点	184
第二节	口头言语理解	187
第八章	文学言语的神韵捕捉	205
第一节	文学言语的多维观照	205
第二节	文学言语的神韵捕捉	226
第九章	非文学言语的所指索解	250
第一节	非文学言语的属性	250
第二节	非文学言语的所指索解	255
第十章	古代言语的神韵追寻	263
第一节	丰厚的文化馈赠	264
第二节	深邃的精神窖藏	265
第三节	创新的光辉起点	268
第四节	醇浓的神韵追寻	272
第十一章	吹尽黄沙始到金 ——言语理解能力的培养	315
第一节	言语理解能力的构成	315
第二节	言语理解能力的地位	320
第三节	言语理解能力的培养	325
主要参考文献	333	
后记	336	

第一章 驾驭理解之舟 遨游言语之海

——言语理解研究论略

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如果说语言是巍峨的高山，那么言语就是浩瀚的大海。人们在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中，用语言来传情达意、叙事明理、写景状物，生成了并且不断生成着五彩斑斓的言语成品，汇成了浩浩荡荡无际无涯的言语之海，波翻浪涌、生生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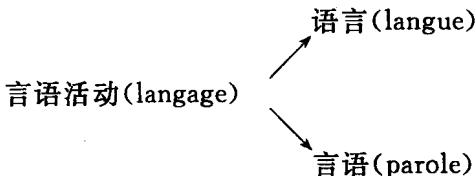
但是，要想遨游言语之海不至于沉没淹灭，要想领略其迷人风光不至于望海兴叹，必须驾驭理解之舟。本书要研究的就是言语理解问题，希望能打造一只言语理解之舟。

第一节 对象及其范围

理解是一种能动行为，其对象是复杂多样的。可以说，凡是人们意欲了解、知晓、懂得的东西，都是理解的对象，不管它们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从认知的角度讲，理解的对象越丰富越好。但从研究的角度看，却未免让人力不从心。因此，我们把理解的对象限定于言语。所谓言语理解，当然是对言语的理解。

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

基础之一。这位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发现，人类的语言活动并非一种单纯的东西，而是一种异质的、复杂的现象，它涉及物理、生理、心理等好几个领域，因而不可能以整个语言活动作为语言学的对象。为了确定语言学的对象，就应该把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即：



什么是言语呢？索绪尔认为，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a) 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b) 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①而语言则与此相反，“是言语活动事实的混杂的总体中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我们可以把它定位在循环中听觉形象和概念相联结的那确定的部分。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本身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同一语言共同体接受的符号系统，而言语则是个人运用语言的行为及其结果。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

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对语言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也引起了很多争论。当代语言学讲“语言”是指 *language*，讲“言语”说的是 *speech*，而不再拘泥于索绪尔的 *langue* 和 *parole* 的所谓“语言/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 42 页，商务印书馆，1982 年。

“言语”的区分。我们使用“言语”这一术语，指的是为了某种交际目的而说出或写出的话语。但必须强调的是，我们讨论言语的理解，只是一种研究对象的选择，并不意味着语言就不存在理解。事实上，语言也是需要理解的，语言的理解问题同样值得探讨；而且，对言语理解来说，语言是重要的理解因素，从语音、词汇、语法到辞格、辞趣、语段、篇章结构等，都有理解的问题。离开了对语言的理解，要理解言语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困难的。

其次，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由于其能指所凭借的物质形式不同而有不同的存在方式，这就是以语音为能指的口语和以文字为能指的书面语。因此，言语也就有口头言语和书面言语两种。研究言语理解，当然应该兼顾口头言语和书面言语。但是这种兼顾却是难以做到均衡的。因为口语的听觉性质，当我们要再现一个口语交际过程从而观察理解行为时，理想的做法当然是通过录音录像来完成，但实际上这样做的并不多，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不经济，也不大方便。尤其是在报告研究过程及其结果时，即使有直接的录音材料，人们也总是把它转换成书面言语。诉诸听觉的口头言语却不得不代码为诉诸视觉的书面言语，这对言语主体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无奈和尴尬。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探讨偏重于书面言语理解。

再次，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一般而言，人们操练最纯熟的是自己的母语，在交际中使用最多的也是母语，生成的言语成品当然也就打上了鲜明的母语烙印。因此，我们的言语理解实际上是母语言语理解，更确切地说是汉语言语理解。因为我们无心也无力构建一种普通的言语理解模式；虽然我们觉得运用不同民族语言所生成的言语成品，在理解上应该存在许多共性，所采取的理解策略与方法不可能有天壤之别。

最后，既然是探讨汉语言语理解，那就不能不涉及汉字。按

普通语言学观点，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是语言的第二次符号化，是符号的符号。既然如此，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应该把语言和文字严格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这在理论上是应该的，但在实践中却会碰到很多困难，尤其是面对汉语和汉字的时候。众所周知，作为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和汉语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且总的来说，汉字能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能，能够适应汉语的发展。因此，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感觉非把汉字和汉语区分开来的必要。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先民的智慧创造和慷慨馈赠，汉字以其独特的形体结构和表意方式，积淀了丰厚的民族文化，并参与锻造了我们的言语习惯、接受心理乃至思维方式，以至于我们从心底里不愿把汉语和汉字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人们运用汉语汉字进行交际，传情达意，更多关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以获得最优化的表达效果，也就是陈望道先生所指出的“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①下面举一个例子：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齋白”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齋白，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絝妙好辭’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世说新语·捷悟第十一》）

^①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

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题“黄绢幼妇”于碑背，当然是书面言语表达；曹操和杨修解为“绝妙好辞”，当然是言语理解——所谓“捷悟”，就是快速领悟——类似这样的言语表达，在汉语言语活动中绝非仅见，可以说这是汉语言语表达的一个重要特点：巧妙利用汉字的结构形体以及以形表意的特质，构建言语形式。探讨汉语言语理解，对这样的言语形式自不应置之不理。不过，除非特别需要，我们不严格区分汉语和汉字。

第二节 理论基础和目标

基于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索绪尔明确指出，言语活动的研究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① 这就是所谓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遗憾的是，由于索绪尔的精力主要放在语言的语言学上，建立言语的语言学的愿望没有实现，而且直到现在，这门学科也还看不到成熟的迹象。所以，研究言语理解，不能指望从言语学那里得到理论指导，而只能从其他学科吸收理论营养。

言语确实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整个来看，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4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①因此，研究言语理解，探讨言语理解规律，必然要以语言学、语用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作为基础，利用并借鉴这些学科的成果和方法。

由于语言和言语的密切关系，言语理解研究接受语言学及语言学各分支学科（如汉语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等）的理论指导是理所当然的。何况按照我国学术界的习惯和对语言学的认知，言语理解属于语言学的课题。

从信息交流的角度说，言语理解就是言语信息的解码过程。我们知道，言语交际中的信息纷繁复杂。从载体上看，有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从性质上看，有理性的和情感的（或科学的和审美的）；从表现上看，有直露的和含蓄的，如此等等。因此，要真正实现信息解码，必须凭借多方面的知识，仰仗各种深厚的积累。同样，要探索言语理解规律，也必须充分利用和开发多学科的理论资源，这是不待多言的。

言语理解研究的理论目标主要有两个：

- 一、全面考察言语理解现象，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深入、系统地探讨言语理解的机制，努力揭示言语理解规律。
- 二、分析总结言语理解的各种因素，提升概括言语理解的有效策略与方法，探索言语理解能力的培养途径。

第三节 方法与方法论

方法是实现既定目标的途径与手段，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学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说或理论。研究言语理解，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应该确立什么样的方法论原则呢？

前面已经说明，言语是一种异质的复杂现象；同样，言语理解也是一种异质的复杂现象。面对如此复杂的对象，采用单一的任何一种方法都是不能奏效的，必须借鉴和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种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为我们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因此，言语理解研究接受它的指导是理所当然的。

系统科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系统；而所谓系统，就是由互相作用、互相联系的若干部分或因素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换言之，一切作为系统的对象，都总是包含着众多的组成部分或因素，各组成部分或因素之间总是具有一定的有机联系；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总是具有一定的性质和机能。系统论的这些思想，对我们观察和认识言语理解现象给予了深刻的启迪，尤其是它的黑箱方法，更是为我们观察和认识言语理解现象所必须遵从的。所谓黑箱，就是内部无法打开并且了解，只能根据其功能识别的系统；所谓黑箱方法，就是撇开事物的内部结构、状态，通过测定其输入、输出，从其功能认识它的性质的方法，它是系统论对功能、系统的处理办法。黑箱方法在系统论中占有重要位置，在人类各种活动中也有极为普遍的意义，其应用绝不仅仅限于内部无法打开无法了解的事物。因为有些事物内部虽然可以打开可以了解，但运用黑箱方法去认识，可以带来很大的方便；另一方面，认识手段直接进入系统内部，有时会严重干扰或破坏系统原有的内部联系和固有功能，只有用黑箱方法才能更好地认识系统功能。我们知道，言语理解是一种精神活动或智力运算，是人脑的一种机能，而人脑正是一个典型的黑箱装置。人究

竟是怎样实现信息解码即言语理解的？大脑的机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不能直接观察，技术手段也不允许进入，只能通过言语输入和输出来进行测定判断，也就是运用黑箱方法。

罗·亨·罗宾斯指出：“语言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其对象是可以凭感官觉察到的……在诸实证科学中，语言学又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构成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现象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交际行为的一部分。”^①因此，语言学的研究必须走科学的研究路线，基本的方法论就是实证。这也是许多研究者孜孜以求不懈探索并努力实践着的，其基本步骤是充分观察，客观记录，拥有尽可能多的语料，然后对语料进行描写和分析，最后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实践证明，这样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也值得言语理解研究参照借鉴。特别是语言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话语语言学等，它们的研究对象大都是语言运用问题，同言语理解有密切关系，其研究成果和方法对言语理解研究颇有参考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有日趋科学化、形式化的趋向，精密分析方法和形式化描写的模式正成为不少人的追求。但是，由于言语理解现象的复杂性，采用纯粹形式化的精密分析方法显然是困难的，甚至是不适合的。所以，我们采用的主要还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

从操作层面或具体方法选择角度说，主要采用下面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也是一般科学的研究中常常用到的。

一、观察法

用感官直接同研究对象亲密接触，收集第一手材料。比如人究竟是怎样理解言语的，理解的程度如何等，有的可以通过观察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尤其是接受者的反应来进行了解。通过观

^① 罗·亨·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中译本，第1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察积累材料，是科学的研究的起点。只有占有丰富的材料，才有可能从中归纳抽象出一定的条理和规则来。

观察应尽量做到准确、客观，但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按照科学哲学家的看法，观察本身并不是客观、中性的，而是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人的知觉必定依赖于他的信念、价值观、以往的知识和经验，因此，观察者的知识背景等会影响观察的结果和对观察的解释。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观察中肯定也会出现，尤其是我们对观察结果的分析判断说明解释，必然会上带上自我的色彩。我们要努力的是尽量符合大多数操汉语者的语感，尽量靠近语言大众共同理解的尺度。

二、调查法

通过调查采访获取信息，然后进行整理、统计、分析。调查的具体方式很多，如访谈式、座谈式、问卷式等。不管那种方式，都要注意样本或对象的选择。说到底，调查只能在有限的对象中进行。要将部分对象的调查结果推论到总体并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就必须严格挑选调查对象。

三、归纳法

对所收集的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归类，找出其带有普遍性的特征。上面举的观察法和调查法，都可说是收集材料的方法。材料无疑是重要的，但材料毕竟只是材料，要从材料中提升出理论来，就必须采用归纳等方法。

第四节 意义与价值

一个完整的言语交际过程，应该包括表达和理解两个方面，

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理解同表达同样重要，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更加重要。

言语交际是言语信息的双向交流活动，是施受双方共同完成的交际行为。从接受一方看，如果不能实现言语理解，就不能做出正确回应，交际就很难继续下去；从表达一方看，如果对方不能解码，表达目的就不能实现，就必须及时调整和改变话语策略与方式。有一则笑话很能说明问题：

一秀才买柴曰：荷薪者过来。卖柴者因“过来”二字明白，担到面前；问曰：其价几何？因“价”字明白，说了价钱。秀才曰：外湿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者不知说甚，荷的去了。（《笑赞》）

秀才的话语显然超出了卖柴者的理解能力，从而导致交际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言语不解甚至误解，不只是接受者的尴尬、焦灼乃至羞愧，也是表达者的难受、无趣甚至憋闷。或许正是因此，才有很多人担心自己的言语作品找不到解人——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

“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是作者“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写成的，饱含着种种血泪和辛酸的现实生活和感受，但是作者生怕不能被理解。今人张中行先生以行云流水、冲淡自然之笔，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寓悲天悯人之怀和惜古怜今之意，相继写成《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和《负暄三话》。对

这些“当作诗和史写的”^①作品，张先生同样不无忧虑——

姑妄言之姑听之，夕阳篱下语如丝。
阿谁会得西来意，烛冷香消掩泪时。
(张中行《说梦草·负暄琐话完稿有感》)

表达者们对解人的热切呼唤，对理解缺位的殷忧，不也正好说明理解在交际中的举足轻重吗？

问题还不止此。表达也是需要理解的。邵敬敏、赵春利指出：“从孤立的交际过程看，似乎先有了A的表达，才产生了B的理解，但事实上，A的第一表达也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表达者在表达以前首先是一个理解者，是自己所要表达内容的理解者，把自己作为可交际的对象，才有可能进入语言交际。”^②这种观察是很细致的，符合人们言语表达的实际。下面举一个例子：

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励其齿。”(《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

这是一个完整的言语交际过程，其中充满喜剧性。也许因为这样的原因，作者把它归入“排调”篇，其实，把它放在“言语”篇或“捷悟”篇也未尝不可。发话者孙楚想隐居山林，但他不说隐居，而是代换成另外的表达。我国古人，尤其是魏晋名人，十分注意修辞，讲究言语组合的新颖、奇崛、隽永。这位才华卓绝、豪迈不群的孙少年也不例外。他所谓“枕石漱流”，就

① 张中行《负暄琐话·小引》，第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 邵敬敏，赵春利《语言理解论刍议》，《修辞学习》2004年1期。

是以亲近山水的生活方式代指拥抱山水的隐居生活。类似的组合还有“友月交风”、“侣麋侍鹿”等。从语法上分析，它们都是由述宾词组构成的联合结构，枕石即以石当枕，漱流即以流漱口。应当承认，这样的形式是颇富表现力的。很难想象，如果孙楚对“枕石漱流”不理解而能够说出来。至于他误“枕石漱流”为“漱石枕流”，不能证明他不懂这句话；恰恰相反，这个“美丽”的口误更表明他深厚的语言功底和随机应变的机智，否则，他怎么能参照“枕石漱流”而对“漱石枕流”作出巧妙的解释呢？附带说一句，由于孙楚的巧解，一个错误的言语形式或者非价组合，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接受。成都至今还有“枕流”茶园，就是一个明证。

上面说子荆的“漱石枕流”出于口误而非无知，可能会被认为 是偏爱古人而曲为之辩或悬揣臆测。其实，口误在口语交际中是在所难免的，尤其是述宾词组构成的联合结构，更容易出现宾语错位。电影《牧马人》中有这样的情节：许灵均和李秀芝结婚之夜，乡民在闹新房时，一位乡民说：“男人吃烟，女人抽糖”——这种急促中的词不达意显然是一种口误，难道说它是乡民不懂“男人抽烟，女人吃糖”而致误吗？下面举一个因不解误解而误用误达的例子，人们不难看出其间的差别——

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